

第三部

静 静 的 山 庄

【侦查故事】

山
庄
◎
著

非
外
借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山
庄◎著

静

第三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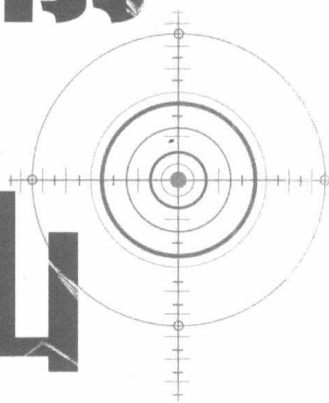
【侦查故事】

静

的

山庄

JINGJINGDE
SHANZHUANG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第三部

杨英之死

洪强重新接手“5·15”专案，抓紧同小李赶往省公安厅、华南市公安局“充电”，了解最近一个时期的敌情动向。到了华南市公安局，就顾金生在华南抓捕陈婷留下的后遗症，专门替他“揩屁股”，向华南市公安局说明情况，消除误会，转告省厅指示，坚持贯彻执行“沪西、华南两地公安机关联合侦办‘5·15’专案”，实施“诱敌深入”的计划不变。

通过华南之行，老洪和小李了解到陈婷在香港同宋浩然姑妈宋女士接触情况，以及台湾敌特机关在这一个时期的动向，马上赶到省厅汇报，取得省厅领导对当前专案工作的指示。整整一个星期，马不停蹄赶回到沪西。

在宋副局长办公室，洪强、小李向宋副局长、顾科长汇报了华南公安局通报的敌情，针对敌特机关抓紧实施“W计划(1)”和“W计划(2)”，省公安厅陈处长建议把杨菲一案同“5·15”专案并案侦查，陈处长强调说，侦察工作不能墨守成规，要开阔视野，随着不断变化了的敌情，不断研究、采取克敌制胜的相应措施。邱副厅长对下一步工作，还专门作了指示……

还没有等洪强汇报结束，顾金生兜过来诘问：“你在省厅领导面前不提出来，省厅领导怎么会要并案侦查？你不要老是掙了省厅的牌子，夹带私货，我还是坚持我原来的意见，你不要把‘5·15’专案搞成‘大篷车’。”

小李在旁边插嘴：“并案侦查的意见，不是老洪主动提出来的，是省厅领导听了老洪汇报华南公安局介绍敌情动向以后，陈处长提出来，邱副厅长还表态说，如果需要省厅帮助，随时提出来，省厅一定给予支持。”

“好哇！”宋副局长笑嘻嘻地说：“你们考虑一下，先提个意向性意

见,然后,报请省厅批复……”正待宋副局长还要说下去,下一步工作还待研究,小林、小郁两个人满头大汗闯进了宋副局长办公室。

小林上气不接下气,喘着粗气说:“杨英自杀死了!”

顾金生一听说杨英自杀,吃惊不小,像被野狗咬了一口,带着疑惑的口气:“你们不要张冠李戴,搞错了人噢?”

小郁赶忙补充说:“不会搞错,我们两个人到医院保卫科工作,先是听到保卫科科长说‘杨英在护士宿舍里自杀’,市局刑警大队正在勘查现场。然后,我们还特地找到刑警大队的同志了解到确切情况,据他们说杨英是自杀还是他杀,现在还不好下结论。不过,他们拖了一条尾巴,说,凶杀的可能性比较大。”

顾金生脑子里一轰,两只眼珠不停地转动,最后定格在洪强身上,大发雷霆:“你们怎么搞的?!你不是一再提出来,杨菲一案同‘5·15’专案并案侦查的吗?”

坐在洪强身旁的小李一边在摇头,一边发出嘿嘿冷笑:“问你嘛,是怎么搞的,你还问人家怎么搞的?原先老洪提出来要并案侦查,你不同意。刚才,向你汇报是省厅领导提出来要并案侦查,你不相信。现在,说杨英可能是凶杀,你兜过来问老洪怎么搞的,亏你说得出口的。”

洪强拉了一下小李的衣角,暗示他不要再同顾金生争论下去,两只眼睛紧盯着宋副局长:“宋副局长,我的意见,责任以后再说,现在是不是马上到现场。”

宋副局长一开始目瞪口呆,感到非常苦涩,事情一个接着一个发生,听到洪强提议马上到现场,倒是提醒了他,就在他要发布命令的时候,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他拿起话筒,嘴里不住地发出“是是是,噢噢噢”,放下话筒,神色紧张地说:“翁局长要我们马上到现场。”他把手一挥,命令式地说:“大家都不要争论了,赶紧到现场!”

一听到杨英被凶杀的消息,顾金生为什么惊慌失措,因为杨英同她的姑妈杨菲一案,都是由他一手办的案子。最初,顾金生由内保科副科长调任侦查科当科长,他在抓全面工作的时候,由副科长郑挺协助,重点抓敌特基础调查工作。抓了一个时期,他嫌这项工作枯燥乏味,出不了“政绩”,索性推给副科长郑挺;正巧上级机关“敌情通报”,特务——“女神”,潜伏在“华东地区”。他想“三个手指头捏个大田螺”,结

果阴差阳错，他把杨英同杨菲剥离开来侦查，排来排去没有发现“女神”的踪影。他又别出心裁，拿特嫌分子杨菲案件，要小林、小郁另起炉灶，想树立个“样板”，放个“爆竹响响”，好在领导、同志们面前露一手，以表明他抓侦查工作是“内行”，而且显示他的领导能力和破案本事。小林、小郁几次三番提出杨英曾经同她姑妈杨菲在广州异地会面，作为重点对象，并案侦查，都被他否定。杨菲一案侦查了很长时间没有进展，他龇牙咧嘴，一个劲地怪罪于具体办案人员，辱骂小林、小郁都是“饭桶”；而小林、小郁越是挨骂，越是没有积极性。后来，他看到洪强抓的“5·15”专案，“蛋糕越做越大”，就千方百计游说宋副局长，借了一些名头，把洪强手里正在侦办而且向纵深发展的“5·15”专案拿了过去，把杨菲一只“烫手山芋”推给洪强。由于他心术不正，不学无术，再加上办案的指导思想七歪八斜，仅凭看了几本侦查小说，就模仿小说里的破案手法，几次三番向宋副局长游说，采取以拘捕陈婷，来个“重点突破，中心开花”，一举破获全案。结果事与愿违，省厅下达了 11 号文件，不同意抓捕陈婷，并且提出要“专案专办”。至此，仍旧把“5·15”专案给洪强侦办。杨菲一案，“物归”原主，给顾金生。杨英一死，真正要追究责任，顾金生倒是脱不掉干系的，因为是他抓的案件。现在，发生了事情，他惯用的手法就是自己装作局外人，而且故意在局长面前装腔作势，反过来质问洪强。洪强晓得他的为人以及品性，不去同他论理，提醒宋副局长到现场。

泸西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接到报案，因何大队长到中央警校学习，由刑侦大队卞大队副率领刑侦技术员、侦查员迅即赶赴现场。随后，分管刑侦工作的李副局长也在案发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刑侦技术人员按照各自分工紧张地勘查现场。

宋副局长、侦查科长顾金生、专案组组长洪强以及小李迫不及待赶到现场。

案发现场就在医院护士女宿舍区的二楼 205 室。他们一走进室内，一股强烈刺鼻的农药味，直往鼻孔里钻。刑侦部门刑事侦查手段全部到位：照相机快门发出“喀嚓、喀嚓……”刺耳声音，闪光灯亮光一闪一闪，强烈的光柱刺激着在场人的眼睛；寻觅痕迹的技术员正在地面、窗户等小心翼翼觅取脚印、指纹；法医在认真检验尸体。

就在大家聚精会神勘查现场的时候,法医许仲益站起来,直起身子,抬起两只戴着胶皮手套的手臂,突然提出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意见:“把尸体马上移送火葬场解剖。”

在现场的两位局长,按照分工,应该由负责刑侦工作的局长说了算,李副局长为了尊重宋副局长,说:“宋副局长,你意见如何?”

宋副局长一想,这是刑侦部门职责范围的事,不可以超越职权,微微一笑,谦让地说:“李副局长,还是你决定吧。”

李副局长是直性子人,他毫不含糊地说:“尸体移送火葬场,解剖!现在,我们刑侦部门的同志兵分三路,一路现场继续勘查、调查;一路随法医到火葬场参加尸体解剖;还有一路进行现场访问。”然后,他面向卞大队副:

“老卞啊!你组织一下,宋副局长,你们的同志,由你指挥吧。”

宋副局长点了下头:“好吧。老顾啊,我们侦查科就来了这么几个人,你看着办吧。”

洪强急忙提议:“宋局长、顾科长,我和小李到火葬场参加尸体解剖去吧。”

宋副局长面对顾科长:“老顾,你看怎么样?”

顾金生一闪念,尸体解剖血淋淋的,开膛破肚,一股臭味直钻鼻子,特别难闻,回去吃饭也要作呕。蛮好,他高兴去就让他去。两只眼睛定格在洪强身上,撇起个嘴,严肃地说:“好吧!你们去,有关尸体解剖的情况回来汇报。”

死者杨英,是沪西市第一人民医院内科病房护士,人长得非常漂亮,追求她的男青年倒也不少。由于自己有一个好的长相,在医院里的女医生、女护士当中,鹤立鸡群,品貌出众,正是人见人爱的白衣天使。恋爱、婚姻价码也高人一等,成了“高不攀底不就”的“搁浅货”。她对自己的终身大事,设定一个原则:对方要具备“海、陆、空”条件,具体分解成“三个不嫁”:一是对方家里没有海外关系不嫁;二是没有落实政策不嫁;三是没有房子不嫁。概括起来,就是男方“要有票子、房子、资产”。所以直到28岁,才经同事介绍与符合三个条件的孔定山微波站工程师宋浩然认识并开始正式恋爱。正当他们两个人处在热恋中,突如其来女方自杀死了。虽然说她只是一个普通护士,却惊动了整个医

院,甚至市里的领导。

公安机关经过一天一夜的紧张工作,包括侦查科的同志共有四路人马汇集到局长会议室。翁大权局长居中坐定,李副局长、宋副局长分别坐在翁局长的左右两侧,其余同志分坐在左右两边。翁局长用威严的目光扫视整个会议室,严肃认真地说:

“人都到齐了吧,现在开会。你们看,谁先发言?”

李副局长向老卞点了下头:“老卞,抓紧时间,你先发言。”

老卞摆了摆身子,翻开笔记本:“好,我先来汇报。”

案发经过:报案人就是同宿舍护士刘敏英,昨天上午8点,她上夜班结束回宿舍休息,将宿舍门一打开,一股强烈的农药味直冲鼻子,进门一看,杨英仰面直躺在床上,再走近细看并连喊几声杨英名字,没有回音,凭她当护士的经验,当即翻开杨英的眼皮,只见瞳孔已经放大,连忙跑到保卫科报案。

接着,卞大队副又把走访群众、勘查现场、收集物证、寻觅痕迹以及尸体解剖等情况全面作了汇报,最后带有结论性意见:从目前勘查、走访现场以及尸体解剖的情况看,可以论定,死者是他杀,而不是喝农药自杀,而且是一起强奸凶杀案件。死者喝农药自杀,是犯罪分子伪造的现场。

初步分析:犯罪分子大体形象,男,30岁左右,身高1.70米,对周围环境比较熟悉,与死者有过交往,熟人。犯罪分子手段十分残忍,强奸后,为了逃避罪责,卡死死者,然后再灌农药,从现有情况来看,不排除内部的人作案的可能性。作案时间,根据法医尸温检测,大致在发案前8个小时,也就是说,在19日深夜12点左右,正当死者上完中班下班,同宿舍护士刘敏英接班上夜班,犯罪分子就在这段空隙时间作的案。

翁局长说:“好!接着继续发言。”

宋副局长看了看洪强,洪强意识到宋副局长示意要他发言,打开笔记本说:

“我基本上同意卞大队副的分析意见。”洪强神态比较谦恭严肃,接着说:“同时我要提出几个问题供大家参考、研究。”

“一、犯罪分子是先灌农药,还是使用暴力致死后再灌农药?我倾

向犯罪分子卡死杨英以后,再灌农药。根据法医提取死者胃液化验,证明胃内没有农药,足以证明死者喝农药自杀现场,是犯罪分子伪造的假象。”

“二、死者是被犯罪分子强奸后杀死,还是被犯罪分子使用暴力卡勒,致使被害人窒息死亡以后奸尸?我倾向是犯罪分子奸尸以后,伪造了现场,仓促逃遁。”

洪强的话音一落,顿时,引起会场骚动,在座的人三三两两交头接耳,窃窃私议,而且,声音由小变大,有的人甚至在摇头晃脑说:“这种情况可能性不大。”

在座的两位副局长颌首微笑,翁局长严肃地说:“来!老洪你接着说。”

洪强环视了会议室在座的人的怀疑目光,接着说:

“我请教了法医,他在检验死者下身时,犯罪分子的精液大部分在阴道表面,而阴道内壁很少,甚至没有精液,根据这点,我认为犯罪分子奸尸的可能性比较大。”

刑警中队长林涛听了洪强的分析意见,似乎感到不耐烦,冲着洪强说:“强奸与奸尸,如果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研究,我认为意义不大,主要问题要论定是否是凶杀,犯罪分子为了达到强奸目的,使用暴力强奸后对死者行凶杀人,这才是我们要研究的实质性问题。”

洪强对林涛提出的这个观点并不赞同,为了不影响兄弟部门关系,他婉转地说:“当然,在刑事侦查工作方面,在座的同志都是行家里手,我可能班门弄斧,这个问题我之所以提出,因为它关乎我们下一步侦查方向和锁定抓捕目标。”

洪强接着说:“如果是强奸,犯罪分子必定是违背被害人的意志使用暴力强奸。而从检查杨英的尸体情况来看,她身上的内衣内裤没有被强拉、强扯的痕迹。而且,穿着如同平常一样。再说,犯罪分子带了农药作案,这就足以说明,犯罪分子有准备、有预谋实施犯罪,是在将杨英卡死后,顿生歹念,在被害人没有抵抗能力的情况下实施奸尸。再说,犯罪分子如果其目的是要强奸被害人,怎么可能事先带了农药去作案,这显然不符合强奸犯作案的规律。诚然,这个问题如果不加以区分,就会导致我们侦查部门侦查方向,是按强奸案去排查犯罪嫌疑人,还是按谋杀案进行侦查。”

洪强富有哲理的一番发言，“一石激起千层浪”，顿时，会议室里骚动起来。在座的同志不约而同含笑点头，有的同志甚至与邻座的同志交头接耳，本来一些摇头晃脑的同志现在变得点点头。

刑警队有个同志甚至情不自禁地说：“有道理，这个说法应该成立。否则，确实不符合常规。哪有犯罪分子为了强奸死者，还特地带了农药去作案，只有带了凶器，在实施强奸时威逼被害人。”

李副局长用手摆了摆说：“大家静静，听老洪继续发言，老洪啊，你接着说。”

洪强点了点头：“我要说的第三点，尽管在现场没有发现有搏斗的迹象，但是，犯罪分子在实施暴力，卡勒杨英颈脖的时候，杨英有过求生反抗挣扎过程。从杨英十个指头来看，她的指甲里有些不太显眼的血迹，可以断定，这是杨英反抗、挣扎时，扭捏、抓扯犯罪分子所遗留在指甲缝的血迹。因此，我估计犯罪分子的脸部、颈部以及手背很有可能被抓破的伤痕。”

最后，洪强简要地将现场勘查、尸体解剖作了个小结：“所以，我的基本倾向，这是一起有预谋的谋杀案件，犯罪分子使用暴力致使被害人窒息死亡，然后顿生歹念，发泄兽性进行奸尸，再从死者口腔强灌农药，制造死者喝农药自杀身亡的假象。妄图转移公安机关侦查视线。我的发言完了。”

会上，此时出现了是“强奸凶杀”还是“谋杀奸尸”两种不同意见。李副局长向局长翁大权举了举手，示意要发言。

翁大权局长说：“好！大家静静，现在由李副局长发言。”

“我发表一些个人看法。刚才，大家都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和意见，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的会议最终要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意见，也就是说要有一个统一认识，否则，下一步无法开展工作。我认为：一、这是一起使用暴力的凶杀案件，大家没有什么异议。问题是：使用暴力强奸致死，还是使用暴力致死后奸尸，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但是，在没有取得确切证据之前，不要轻易偏向哪一个方面，按照“强奸杀人案件”开展排查。二、刚在老洪提到犯罪分子被被害人抓伤，脸上、颈脖以及手背有可能残留伤痕，这一点非常重要，请大家在排查犯罪嫌疑对象时注意发现，而且要抓紧排查，要防止时间过长，犯罪分子的伤痕消

失。三、力量组织上,刑警大队把三个中队的警力拉上去,全力以赴开展排查。老卞你负责组织一下。我的意见说完。”

翁局长目光转向宋副局长说:“老宋,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宋副局长欠了欠身子说:“我们侦查科积极配合,如果有什么需要,请刑侦部门及时提出,我们将全力以赴。”

翁局长说:“好,我听了大家的汇报,我同意李副局长的意见。下面,我简单地说说:一、要时刻加强敌情观念。翁局长从理论到实践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二、凡是参加这个案件侦破的同志,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再要加上一条,不怕疲劳,要发扬连续作战的工作作风,特别是在排查犯罪嫌疑对象时,要不失时机、连续作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迅速及时地抓获犯罪分子,最终破案。三、医院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你们在开展工作时,要讲究文明,特别是找人谈话,不能像抓小偷那样的方式方法,吹胡子瞪眼睛,蛮横粗暴,如果要找医生谈话,必须事先请示,经领导同意,才能进行谈话,否则,不准随便找医护人员谈话。不要案件还没有破,人家把状告到市委。”

翁局长将脸朝着李副局长说:“老李,这个问题,你把把关。其他,我不再多讲了,散会后,希望你们立即投入战斗。”

汇报会议虽然结束,但是,大家对案件讨论的余兴还没有消退,一头走,一头还在饶有兴趣地议论。

根据翁局长的指示,现场勘查结束,李副局长向宗副局长交接工作,赶往沈阳中央警校学习。整个刑侦部门的工作,就由分管政工工作的宗副局长代管。

女神

泸西市第一人民医院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件,从案发时起,公安机关经过现场勘查到案情分析会,一致论定杨英之死是“他杀”而不是“自杀”。但是,在论定凶杀案件的性质,且出现了严重分歧,刑警大队卞大队副认为“强奸杀人”,侦查科洪强认为是“谋杀奸尸”。最后,由李副局长发表了权威性意见:按照凶杀案件开展侦查,找到犯罪分子以后再研究论定性质。泸西市公安局马上作出决定,列为一起特大凶杀案件,发动全局同志投入破案工作。以第一人民医院为重点,在全市范围“拉网式”地开展排查犯罪分子。

刑侦办案人员都倾向卞大队副的观点,就连侦查科科长顾金生也不予认同洪强提出的“谋杀奸尸”的说法。因此侦查措施基本上按照“强奸凶杀”开展工作。围绕同杨英有过接触、交往的人和事进行排查犯罪嫌疑人。应当说,这纯粹是一桩刑事案件,侦查科为啥也要凑热闹,参加勘查现场,案情分析会议呢?

早前,翁大权局长接到上级机关“敌情通报”,特地把宋副局长喊到他的办公室,要他转告顾金生发动侦查科在全市范围内排查代号“女神”潜伏特务。以后,他听取宋副局长汇报排查情况,杨英的名字一直印在他的脑子里。他听到第一人民医院发生凶杀案件,被害人杨英,随手拿起话筒通知宋副局长派人出现场。

杨英这个对象的名字,最初出现在侦查科排查名单上,还是在顾金生从内保科调任侦查科当科长,按照宋副局长传达翁大权局长的指示,开展排查代号“女神”特务,在研究过堂的时候,提到过这个人。当时负责排查工作的副科长郑挺,发动五组全体同志,从基层派出所地

区,逐步延伸到工矿企事业单位内部排查“女神”;召开会议,研究过堂,没有一个同“女神”对得上号的对象。一些同志情绪有些波动,有的甚至埋怨上级发出的敌情通报太笼统,在会上发泄了一些牢骚怪话:既没有姓名,又没有年龄、特征,我们等于瞎子摸月亮,瞎摸瞎摸。有的说:我们在这里排查得这么起劲,弄到天亮,“女神”在其他城市噢!正当两个人在会上发泄埋怨情绪的时候,顾金生一脚踏进会议室。分管排查工作的副科长郑挺,一看到顾金生到会,马上让座,顾金生老实不客气,主持会议,伸出两个手指头,在场的人当中,只有张海波晓得,科长要抽“剪刀牌香烟”,张海波掏出香烟、摸出打火机“啪嗒”一声帮顾金生点燃。顾金生深深地吸上一口,喷出一个大烟圈,一声干咳:“老郑啊,排查有没有排出啥像模像样的对象?”郑挺转身向他汇报:“我们正在过堂。”郑挺话音一落,冷不丁冒出来个小林,在会议上提出来两个嫌疑对象:泸西市第一人民医院内科病房女护士杨英和杨英的祖母。小林就把他同小郁两个人在医院排查发现的情况,详细地作了汇报。

听了小林汇报以后,顾金生兜过来问小林:“杨英的老祖母几岁?”

小林回答说:“73。”

顾金生伸直了颈根,仰面哈哈大笑,带着讥讽的口气:“在座的各位说说看,台湾特务机关的特务到内地发展73岁老太婆当‘女神’?是不是在瞎说八道。”顾金生话音一落,当即引起在座同志哄堂大笑。小林的脸一下子红到脖子上,竭力辩解:“我的意思是说,杨菲到内地同她的老娘、侄女在广州会面,有没有可能发展她的侄女杨英当‘女神’?”

顾金生收起笑容,换了一副面孔,轻蔑地看着小林:“亏你想得出来,台湾特务机关的特务从香港跑到内地来,当了自己的老娘面,发展自己的侄女,有这个可能吗?再说,根据你们汇报,杨老太的大儿子杨英的父亲在西部保密单位当工程师,杨英的老娘在保密单位部门当书记,杨老太的二女儿在泸西市外贸局工作,女婿是纺织工业局党员副局长,杨英身上流淌着共产党员的血液,这样一个家庭,有这么一些进步社会关系,生活在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环境里,既不愁吃,又不愁穿,首先杨英本人也不会同意参加特务组织,杨老太更加不会让自己的孙女当特务。要么这个特务神经有毛病,闭着眼睛碰‘高压线’,你们大家说说看,有没有这个可能?”

张海波从专案组调出来,在郑挺领导下搞敌特基础调查工作,似乎最有发言权,他看到顾金生持否认态度,顺风杨树头,马上迎合顾金生的观点,弯转着舌头:“除非这个特务是神经病,否则,到了内地她要发展的对象有的是,发展73岁的老母亲,自己的亲侄女,她一点都不考虑亲情关系,利害得失吗?同志啊,正如顾科长说的,杨英身上流淌着共产党员的血液,我认为顾科长分析得非常透彻,不要再浪费时间哦。”

在座的同志七嘴八舌议论开来,大多数人摇头,甚至有人带有责备的口气:“瞎来腔,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小林啊!你纯粹是滥竽充数……”

小林在众口一词的否定声中,自讨没趣,面孔涨得通红,心有不甘地蜷缩在会议室的角落。同小林一起搞排查的小郁,一看会议上的阵势,不敢再插话申辩。

顾金生板起了面孔,严肃地告诫在座同志:“我再向你们强调一下,排查要继续,而且要认真,不要搞无效劳动,拿功夫化在七十几岁的老太婆身上,或者放在‘悬空八只脚’的杨英身上。要像模像样排出个对象来。老郑啊,看看,还有啥其他问题要说的。”

郑挺顺着顾金生的言路:“按照顾科长指示精神,现在没有排出像模像样对象的时候,不要七想八想,怀疑‘女神’在其他城市,我们一定要立足在我们泸西市,认认真真开展排查工作。”

顾金生马上插话:“刚巧,老郑讲到的一点很重要,自己没有本事排出对象,就推到其他市里。这就叫‘推死人过街’,不负责任的态度。在座的同志一定要全身心投入排查工作中去……”

过了两天,宋副局长过问起“女神”排查工作进展情况,特地到侦查科找顾金生、郑挺,顾金生一听局长查问排查工作,立马叫郑挺召集参加排查“女神”的同志开会,并示意郑挺向宋副局长汇报排查情况,宋副局长听了郑挺的汇报,似乎觉得排查工作没有大的进展,眯起了眼睛,咂咂嘴。顾金生看到宋副局长的神态,装模作样,看着郑挺:“老郑,现在两个人都是在大白天摸鱼,一摸就是一个瞎空,我的意见,要深下去,发动大家到深水池里去捉鱼。”

郑挺在旁边附和着:“对、对、对!”然后转过身来朝在座的同志看

看,以征询的口气问:“其他同志有没有要汇报的?”

小林还是有点心不死,当了局长的面,又把排查到杨英的事情提出来汇报。

张海波当场开腔:“小林啊!看来,‘5·15’专案组一些人的毛病传染给你了,就那么一根筋,抓住了不放。”

郑挺听了张海波的论调,暗自好笑,你这个人,就怕碰着“5·15”专案组的人,就像老鼠碰上猫,不敢神气活现。所以,从专案组滚到我这个地方,你就活蹦乱跳。郑挺也斜着眼睛,带着狡黠的笑意。

宋副局长听了小林的汇报,作出指示:“眼前,排查没有再比杨英突出的对象,暂时拿杨老太、杨英作为对象。要采取两手抓,一手继续排查,另一手,对初步确定的对象,不管重点不重点,逐个开展调查。这样,既使得面上排查得以继续,又可以对现有对象进行精加工。今后看调查结果和发展趋势再作取舍。”

当时,宋副局长对小林提出的杨英,采取的态度还是“活哩活络”,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只是笼而统之:暂时将杨老太、杨英作为对象,开展侦查工作,使人捉摸不定,“女神”到底是杨英,还是杨老太。

洪强接手杨菲一案,反复分析研究上级发出的敌情通报,逐字逐句推敲通报内容以及措词。就从“女神”这个名词着手推敲其含义,特地查阅了一些资料,而从“女神”一词中悟出了个道理:女神,即女性的神明或至尊;神话中的女性神仙,一般用于表示一个女性在某个男性心目中的地位,多用于恋人。也就是说,特务机关要在内地物色女性充当特务,选择“女神”一词作代号,要以谈恋爱方式进行特务活动,就像古时候利用“貂蝉”实施“美人计”。为什么不用“貂蝉”,而是用“女神”呢,他联想起华南市公安局局长赵开诚曾经谈到,现在盘踞在香港的台湾特务,一般已经是“两面人”,这些特务同美国中情局特务拉上关系,或者说投靠他们,从中赚取“外快”,以便留条后路。由此可见,运用“女神”代号,犹如“自由女神像是美国的象征”,这是迎合美国中情局特务的“胃口”;兜过来,洪强又特地找原来承办杨菲一案的小林、小郁了解情况:发现杨菲同内地的母亲杨老太、侄女杨英曾经在广州异地会面,又发现杨英同孔定山微波站工程师宋浩然谈恋爱,格外引起他的警觉:杨英有没有可能就是杨菲发展的“女神”呢?

经过一番推理,洪强认为杨英有可能就是“女神”。那么,洪强的分析、推理,究竟有没有道理呢?俗话说:“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杨英从卫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泸西市第一人民医院当护士。长相出众,一对水灵灵的凤眼,就像两颗钻石,镶嵌在一张“白果”型脸上,闪耀着光亮,光洁白皙的皮肤,中等身材,一头乌黑发亮的短发,身上始终散发着青春诱人气息。她经过大街小巷,就像“孔雀开屏”,连马路上过往的男女青年都要驻足观望。在医院里一些女医生、女护士无不用艳羡的目光看着她。“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迷恋、追求她的男青年不胜枚举。但是,她总是独身自好。曾经有一个军医大学毕业的男青年,在泸西市第一人民医院实习,一见到杨英就被她的姿色倾倒,几次三番跃跃欲试向她求爱,总是不敢正面交谈,有时想好搭讪的办法、攀谈的内容,可是一见了她,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最后他不得不请军医大学领导出面找医院院长做媒。院长还特地安排在院长办公室,让这个实习大学生同杨英见面。杨英到了院长办公室,院长开口向她介绍:“这位是某师长的公子。还未等院长把话说完,杨英脖转身就走。一时间,成了医院一桩新闻。以后,一些男青年想要向杨英求爱,先要掂掂自己的分量,大多数的人,只好单相思,没有人敢贸然向她求爱,同事中也没有人敢向她开口帮她介绍对象。”

在香港的姑妈杨菲晓得杨英有个爱好,经常从香港汇寄一些巧克力糖果、流行款式的服饰给她。一开始,她对这个姑妈非常亲近。

1970年2月,杨菲回到大陆,隐居在广州进行反革命活动。按照约定,她的老娘杨老太在孙女杨英的陪同下,从泸西市专程前往广州同杨菲会见。在这一次会见中,杨菲了解到远在西部的阿哥杨辉是保密单位的工程师,阿嫂是这个单位部门书记,“远水救不得近火”。2月12日写信给西部的阿哥,要他阿哥从西部为杨菲的“香港家里”转寄一封报平安信,收信的地址,正是台湾特务机关在香港的中转站,信的内容说:“已于2月17日安抵西部”。其实,杨菲本人并没有到西部,这是杨菲有意向特务机关谎报行程——“人已经到过西部”。就在这个同时,超越了人们的想象,打破了常规,杨菲不仅发展了自己70多岁的老母亲,还发展了亲侄女杨英参加了特务组织。杨英同她的老祖母返回泸西以后,积极收集情报寄给香港的杨菲。